

# 卷四十一

##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

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四十一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文選 文選  
索書號 貴重 41  
編號 D7811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4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1  
2  
3  
4  
5  
6  
7  
8  
9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書上

李少卿荅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揚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善本有為幽州牧四字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荅蕪武書一首

李少卿翰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

蜀乃降匈奴中與蕪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荅之

子卿足下

良曰子卿蕪武字士人貴乎其字者字所以表德也善曰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

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

也此類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間休暢幸甚幸甚

向曰令善也

榮立休美暢通也清時謂清平之時俱榮令問之德美通時君之道遇之甚也再言之者美之甚也幸遇也善曰

左氏傳僖公二十五年狄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小惟曰非

分而得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濟曰昔人謂雍門子謂孟常謂之幸遠託異國昔人所悲君云臣之所能令悲者遠赴

異國無相見期善曰桐子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

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望風懷想能不依依翰曰望

望也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荅良曰不遺舊情也陵前與蘇武盡武有還荅今陵又

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向曰慰誨謂慰勞誨教也踰過也陵雖不敏能不

慨然濟曰敏達也言雖不達事理豈不慨然歎其情深於人致此耶善曰孝經曰參不敏自從初

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翰

異類不同類於己者善曰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韋韞古韞

幕莫以禦風雨銑曰韋皮也韞衣袖韞也唯以皮為袖

韞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傳曰韞形如射韞肉酪漿以充

飢渴善曰烏孫公主歌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

土慘裂良曰未厚故色玄土地也峻裂寒之甚也但聞悲風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

互動牧馬悲鳴翰曰笳笛之類胡人吹之為曲善曰杜

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吟嘯成群邊聲四起向日駒

文作葭毛詩曰駒笳壯馬鼓吹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之屬銑曰自嗟而遠呼子卿也聞此與子別後益復無聊善曰

之聲陵獨何以為心而不悲也國語注曰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武帝

聊賴也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也鯨鯢魚名喻不義以務吞食也

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代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

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善曰背

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為負恩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

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良曰禮義中國違棄君親之恩長

為蠻夷之域良曰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

自悲矣翰曰陵自傷今為祖父後嗣今乃成戎狄之族又

成悲也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向曰陵有戰功甚大為孤負陵心區

區之意銑曰國家孤負其心不每一念至忽然忘生濟曰

國家不明察陵心忽陵不難刺亦心以自明刻粉頸以見

然不知生之有生見志良曰難懼也顧國家於我已矣翰曰顧念已止也言

於我恩情止也善曰王逸注殺身無益適足喻增羞故每

離騷曰已矣絕望之辭也善本無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向日攘奮也忍取辱在匈奴

每字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

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音支令人悲增切怛耳銑曰在陵左



憂情如此乃以音樂相勸勉也不入耳則不樂也祇辭嗟也切惟內悲也善曰爾雅曰切憂也方言曰惟痛也

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未盡所懷故復

略而言之濟曰畧言之則下事也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

也翰曰作書時是漢昭帝時而言先謂武帝也五將失道陵獨

遇戰良曰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有期期不至故稱失道

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

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畧之集表

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而裹萬

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向日師出大漠善本作之外入疆胡

之域善曰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甚美臣瓚按以五千

之衆對十萬之軍銖曰匈奴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

濟曰疲勞倦也新羈之馬謂胡人驅散馬以被之然猶斬

將塞居旗追奔逐北翰曰斬賊之將取賊之旗軍敗曰北

將善曰塞旗之士臣瓚按技取曰舉商君書滅跡掃塵斬其梟

帥良曰殺敵之易如滅行跡掃塵則無跡矣梟帥謂賊之

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向日謂得人心善曰呂氏

域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使三軍陵也不才希當大任

銖曰希少也善曰呂氏春秋淳意謂此時功難堪矣濟

堪勝也言此時功大難可勝比善曰說匈奴既敗舉國興

師翰曰匈奴既為陵所敗遂退盡其國中更起更練精兵

疆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去而步



馬之勢又甚懸絕良曰陵入匈奴之境則匈奴為主陵為絕遠也勢又相懸疾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痛決命爭

首皆扶其創乘其痛爭為先首而戰也善曰漢書曰陵

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死傷積野餘不滿百銑曰

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死傷積野餘不滿百銑曰

不滿百人而皆扶病不任干戈濟曰百人之中扶然陵振臂一

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翰曰虜謂匈奴兵盡矢

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故爭為先登良曰窮亦盡也

而戰也善曰徒空也言空首奮擊無復甲冑當此時也

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濟曰飲血謂飲泣也善

飲子歎歎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

復戰故陵不得善本無免耳濟曰單于將為與陵戰不復

謂陵軍候管敢得罪亡入匈奴而單于恐漢有伏兵欲引

兵還管敢乃言曰必無伏兵唯大將爾匈奴便復與戰陵

急乃降遂不免難善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

管敢為軍旅候被校尉答之五十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

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

大進新兵陵戰蘭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

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

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其乃得免翰曰高祖將三十萬

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奇計得免如雲如雨言

多善曰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



向曰以不死謂不以死力為國也。儕子鄉視陵豈偷生之

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

陵不死有善本有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翰曰陵前書云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明祖考此之是也。善曰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與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善曰琴操曰重耳將自殺子曰申生

虛死子復隨之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亡不死三敗之辱卒

子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范蠡曰范

賢也吳王伐越越敗王走於會稽山後七年用蠡計遂破吳是復句踐之讎也殉死也句踐越王名曹沫與齊三戰

三敗失其境土後魯與齊盟曹沫以匕首劫相公於壇上日反所侵地相公許之於是遂得其地是報魯國之羞陵

遂心慕此欲為漢報功善曰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入保棲於會稽句踐令大夫種行

成於吳吳王赦越句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

會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

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

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

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相公許與魯會于柯

相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相公相公問

日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何

今魯城壞墜境君其圖之相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何

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濟曰骨肉謂母

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此陵所以仰天

推直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

得不云爾乎。翰曰武與陵書云漢與功臣不薄武昔蕭樊

囚繫韓彭趙醜。良曰蕭何樊噲韓信彭越皆高祖功臣而蕭樊囚繫韓彭信見誅而彭越為醜徧賜諸



侯善曰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  
多空棄地願令民得入田收藁無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  
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  
有人惡樊噲黨於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  
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  
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豨  
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樂  
鍾室又曰欽越反高祖赦之遷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逢  
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死故冒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  
欽越非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  
遂夷三族蘇布傳薛公曰前年醢彭越善本  
越往年殺韓信說文曰菹肉醬也 晁錯受戮周魏  
見辜其反下獄魏其侯竇嬰坐為灌夫田蚡事奔市辜罪  
也善曰晁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  
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  
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  
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竇嬰景帝時吳楚反并嬰為大  
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奔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

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

王命也亞夫周  
亞夫翰曰命名也言其名流播於時代善曰左氏傳曰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鵬鳥賦漢書曰周亞  
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  
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  
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歌血而死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

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律使懷才受謗能不

善  
有得 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 向曰文帝欲以  
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之曰洛陽之入少  
小初學專欲擅權於是天子疎之不用後出為長沙王太  
傳梁孝王與周亞夫有隙孝王每朝常言其短景帝欲封  
皇后兄王信亞夫曰自高祖約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  
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後謝病免竟下獄歐血而死是不  
展周賈二子遠舉之才以行君代誰不為痛心哉 善曰

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 陵先將軍功略蓋天  
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



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令身絕域之表良曰先

也功績謀畧甚大可蓋於天地義勇冠出於三軍之上也

翰曰貴臣謂衛青也廣與青出征匈奴責廣失道廣曰結

髮與匈奴大小七十戰而今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

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刎也到割也絕域遠

國表外也善曰先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

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

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愠

怒引兵出東道或失道後大將軍長史忽責廣廣謂其麾下曰

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忽責廣廣謂其麾下曰

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

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

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刎也到割也絕域遠

音義鄭德曰以刀割頸為刎姑鼎切此善本無

所而負戟以善本有歎者也

何謂不薄哉

且足下昔以單車

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

依死朔北之野

入匈奴中匈奴有變武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

乃引劍自刺氣絕半日復息匈奴徒武於北海上無人處

幾近也善曰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

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蘇王長水虞常反

將軍廣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所未有也蠻貊百亡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

銑曰言匈奴善武志節後得還漢況天子為天下之主而不知乎漢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

薦受千乘之賞翰曰茅土千乘皆謂封諸侯之事也享受也薦進也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

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名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命吾曰尊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

乘諸侯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向曰武

還賜錢二百萬今之二千貫屬國今鴻臚卿善曰漢書之大者

百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良曰勤勞也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

萬戶侯親戚貪倭之類悉為廊廟宰濟曰謂帝室親戚及

貴土居處宰官也子尚如此陵善本有復字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

死銑曰厚謂誅母也不死謂不為國家盡死節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

望風馳命此實難矣翰曰謂歸於漢也向曰聽聞也所以每顧而不悔者

也良曰每內顧雖身辱甚矣而不為悔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濟曰力屈而降則孤恩也漢誅

陵母亦負德也善曰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昔人有言

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銑曰昔人

雖有忠心不能烈勇者尚能感節義視死如歸陵志誠儻能安於此事主上豈能眷眷念陵也善曰言陵忠誠能

安於死事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善本有復字能屈身

稽顙還向北闕翰曰稽顙拜也北闕天子所居也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

向曰刀筆之吏獄吏也安能使其弄文墨於我為辨對耶之事耶善曰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功臣

曰蕭何徒持文墨顯居臣上願足下勿復望陵良曰勿復望嗟乎子卿

夫復何言濟曰自嘆而呼子卿也夫復何言謂不復可言此畢竟之辭相去萬里人絕



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

幸謝故人銑曰幸猶厚也言求別故人厚謝勤勤之辭也

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銑曰勉勵以事聖君

子武之子也武在匈奴中胡婦產一子勿以為念言勿憂

之善曰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

賴皇天之厚德兮努力自愛聖人自愛老子曰時因北風復惠

德音良曰上云人絕路殊故云北風以惠德音李陵頓首

### 報任少卿書一首

#### 司馬子長

向曰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盛言李陵才器不可誅之後有讒遷與陵善故為游說遂下獄受割刑後為中書令修史記益州刺史任安字少卿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也善曰漢書曰遷既被

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後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

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濟曰太史公遷之父走猶僕也言已為太

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

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曩者辱書賜善本作教以順於接物推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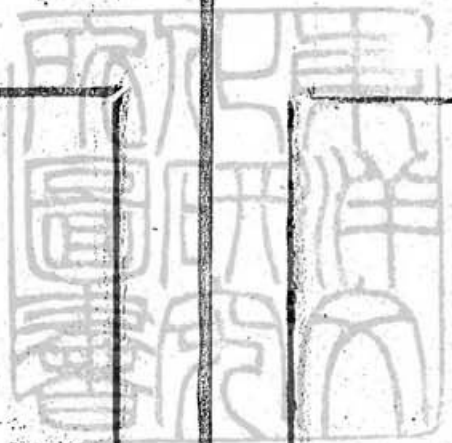
進士為務翰曰曩昔教示也言教示接於人物推讓賢才

日儒有推賢而進意氣勤懇善本作懇懇懇懇字善本反

懇忠款之貌也若望僕不相師而用善本作流俗人之言僕非敢

如此也銑曰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伐不相師用以少

日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僕雖疲善本作駑奴亦掌側聞









之間得竭志意

良曰少卿相見時近卒無暇不得向書述志意也日淺謂時少也竭盡也

善曰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

善本有月字

季冬向曰安為戾太事囚於獄不測謂生死不可知

僕又薄博從上市雍恐卒然

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

不可為諱雍紆共反天子將祠祭於雍雍祠神所濟曰卒然言速

也不可為諱謂死也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曰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

憤懣本以曉左右憤懣以曉明少卿左右猶足下也廣雅

日懣悶也楚辭曰惟煩懣以盈胃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良曰長逝者

書而少卿死私心之恨無窮也謂任安恨不見報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

為過向曰固陋猶鄙也言今答書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

善本作符字也善曰符信也愛施者仁之端也銑曰端取與者

義之表也翰曰取謂受惠與謂行德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向曰受恥辱

史性善曰勇士當於此而果史之立名著行之極也善曰凡人能立志

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也善本作

濟曰言君子之德如林之茂盛故禍莫慘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良曰

而求利者禍必至憐痛也善曰所可憐者唯欲之與行

莫醜於辱先詬火莫大於官刑銑曰辱先代祖考謂遷被

恥者官刑為大也善曰醜穢也先謂祖也詬音垢應劭

日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詢火近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儒

相詬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詬尋此二書其訓頗同刑餘之人無所比數濟曰

謂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翰曰刑餘之人不足比數非此

也

謂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已來有之謂下文也昔者善本無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向

雍渠闢人載謂同車而行靈公與比闢人同車孔子為次

車孔子恥之去衛之陳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

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官者雍梁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

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過曹此

言孔子適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良曰商鞅秦相也初

陳未詳既得用之後為趙良之說以為恥事寒心謂愧恥也善

曰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

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

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廢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

為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是為寒心也同子參乘素絲變色自古

而恥之向曰同子者謂官者趙談也與遷父同名故易言

所共其六尺輿皆天下英俊今漢雖乏人奈何與刀銘之

人同載也絲盡之字也此則自古恥之也善曰蘇林曰

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

乘表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子豪

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

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

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銑曰中才謂常才也事

氣類不同况慷慨慨高節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

下之善本無豪俊哉良曰刀鋸官割用刀也餘謂餘生遷

薦進也豪俊賢士也善曰史記僕賴先人緒業濟曰先

獲貂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僕賴先人緒業人祖考

也緒餘也廣雅曰緒末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銑

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常懼不繼先人之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

業若待罪讎也才力之譽自結明主翰曰惟思效用譽次之又不能拾遺

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向曰拾國家遺失之事補闕

也人外之善本有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

也又字



功前敵之旗奪取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

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向曰交游朋友也四者無一遂苟合取

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銑曰言上所迷四者無一

國無損益之驗可見之志乃如此也言無所堪矣效驗也

善曰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也史記

蔡澤曰吳起言不嚮許者僕亦善本無常厠下大夫之列

陪奉善本無外廷末議厠間也遷為太史則大夫也列次

也濟曰陪奉羣官朝堂之餘議也廷謂朝堂也未餘也

臣贊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

不以此時引網維善本作盡思慮良曰不以下大夫之時

士也引善本今已善本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閭吐茸爾之中

也呂忱字林曰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

當代善本作之士邪翰曰伸舉也言我所遭刑餘在小人

羞之當代之士謂天下之人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銑曰

甚之且事本末未易明也濟曰本末謂終始也言凡僕少負

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良曰遷自言性行不羈不可繫

才乃無善譽善曰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主上幸

也燕册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

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翰曰先人謂遷

伎才也周衛謂朝廷也言天子幸以遷父之事繼為太史

得進薄才出入朝廷之中服虔曰薄伎薄才也周衛言宿

衛周密也韋昭曰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向曰戴盆則不

欲兼諸事恐隳先人之業故欲絕諸事以專其職位善



言已方一心營職 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

不假修人事也 其不肖之才力鏡曰竭盡也不肖謂不才也言欲盡不才

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 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

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肖 而事乃有大謬

濟曰言務一心專營其職求親愛於天子 不然者夫

良曰主上不知此心有信謬言卒見刑割事之

論語子曰 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翰曰謂同素非能相善也

有是夫 趨舍 異路向曰素心非能與陵相善善好趨進退舍各

趣舍不同顏曰趣 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

所向也舍所廢也 為人自守奇士鏡曰自守奇節之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

良曰廉清也言清不分別有讓恭儉下人翰曰下謂常思

濫取取與必有義也

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丑積也濟曰以身從

也言其意中 僕以為有國士之風一國之中推而為士夫人臣出萬

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向曰奉天子命

事赴國家之患難此亦以奇節矣 善曰新亭照奚恤曰

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

今舉事一不當鏡曰謂陵事迫降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

而謀藥魚列切善其短僕誠私心痛之翰曰朝臣能全養

能立適時之功而陵有此一失乃隨後攙結以生其短在

加誅戮誠私心所痛也軀身也煤猶攙結也藥生也 善

日鄭玄周禮注曰舉猶行也巨瓚以 且李陵提步卒不滿

五千良曰提執也 有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

虎口鏡曰王庭匈奴廷也垂餌猶送食也善曰胡橫挑

地出馬故言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白王庭



徒彊胡仰億萬之師謂遠望師衆也說文曰挑相呼也李

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茶弔切臣瓚曰挑挑與單于連

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平聲善本當去聲向曰言陵軍兵少

當當敵也顧野王史曰所殺善本虜救死扶傷不給翰曰言胡

多故其救之扶之不能自善本之君長咸震怖

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翰曰其君長震驚恐懼

集善射之人也善射之人也旃裘謂匈奴

賢王並匈奴王之號引弓之人善射之人也旃裘謂匈奴

所服也故言旃裘之君善曰漢書曰匈奴至冒一國共

攻而圍之良曰匈奴一國兵轉鬪千里良曰轉謂相矢盡

道窮救兵不至謂五將失道也士卒死傷如積善

無李陵一呼勞軍士卒善本無無不起濟曰七卒傷者為

復起躬自流涕沫音妹血飲泣張空拳權向曰躬謂李陵之

猶舉空拳以冒白刃翰曰張舉也言矢盡道窮人無尺鐵故

沫字言流血在面如盟額也說文曰額洗面也李登聲類

云拳或作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

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帥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

猶可畏也況三十萬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

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

也李奇曰冒北白刃北嚮許爭死敵者翰曰北嚮謂向賊

勇死於前敵謂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

上布壽濟曰言有使報漢謂報剋捷也而羣臣皆喜陵之

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選以聞後數日陵敗



書聞向日聞奏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翰曰怡大

臣憂懼不知所出銑曰大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

愴怛都濟曰憂誠欲效其款款之愚向日款款勤心貌

貌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其分少善曰孝經援神契曰

宋均曰步則自能得人之善本無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

絕其則分之過也翰曰味之其者絕而不食食之少者身雖陷敗彼觀

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良曰彼觀猶觀彼也言其意

當敵也張晏曰欲得相當也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

言欲立效以當罪而報漢恩亦足以暴沃於天下矣銑曰謂不得已濟曰言其得士卒

以舒露於天下暴露也善曰謂摧敗匈奴亦可破匈奴之兵其功足暴露見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

路向日遷心懷此事欲陳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

功翰曰此指謂於欲以廣主上之意塞驢魚柴之辭向日

廣猶開也驢怒貌善曰言欲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

為僕沮才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良曰猶未能

明主不曉察遷意也初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陵為將

助兵及陵遇戰而貳師無功天子乃以遷誣罔欲沮止貳

師以成李陵而為其游說遂下獄埋謂獄官也善曰漢

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

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為拳拳丘之忠

終不能自列翰曰拳拳勤誠也列猶分也善曰禮記子

持之貌說文因為誣上卒從吏議翰曰有司以遷為誣罔



家無交游莫救視善本無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

獨與法吏為伍銑曰伍對也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

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齊曰囹圄也李陵既生降善本

隕其家聲而僕又侷二之蠶室銑曰頽壞也頽壞家聲謂

也侷次也蠶室漢行劊刑之室使其避風養創者言我又

次之於此刑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隕之也顏帥

古曰隕墜也如淳曰侷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忘切今諸本

作茸字蘓林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

衛宏漢儀以為置蠶官今承諸法云詣蠶室與罪人從事

主天下室者屬少府顏監云茸推也人勇切推置蠶室之

中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良曰為天下事未易一二為

俗人言也翰曰言此二事難為俗人委曲而言者謂僕之

先人善本無非有劊符丹書之功向曰先人謂遷父也劊

功者執之遷言有父無此功也善曰漢書曰僕初功臣

劊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訖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

白馬之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

許六流俗之所輕也銑曰遷父為太史掌知天文律曆卜筮

所畜以為調戲者故人俗之所輕也善曰說文倡假令

樂也左氏傳曰鮑氏之圉人為優柱頭曰侷優也假令

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濟曰遷刑餘

受誅死若九牛亡一毛不滅其少命之輕賤與螻蟻不

殊蓋恨俗所輕之也螻蟻蛄也蟻蚍蛄也皆蟲之微者故

以自喻而世俗善本無又不能與善本作死節者次比善本

無次

善本

無次

善本

無次

善本

無次

善本

無次

善本

無次

善本

無次

善本

無次

善本

無次

善本

無次

善本

無次

善本

無次



自脫終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翰曰遷自恨之者設疑以發下文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甚故假云皆自樹立使人固有一死死善本無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

用之所趣異也銑曰人生必有一死若生不值明君不以義命則輕如鴻毛故死則一也用之所歸趣殊矣善曰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

用之所在耳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濟曰太上不謂第一君是辱先人祖考辱身謂忠於

君君不見明察以見刑罰也其次不辱理色良曰理義理色顏色

也善曰其次不辱辭令翰曰辭文辭令善也善其次屈

善本作體受辱誦體謂被縲繫其次易服受辱向曰易服謂畫

也善曰易其次關木索被義篋楚受辱銑曰關木柙械

服謂著赭衣其次關木索被義篋楚受辱銑曰關木柙械

之也善曰楚荆也善曰漢書曰篋長五尺說文曰捶

之名其次剔他毛髮嬰金鐵受辱濟曰剔毛髮謂髡刑繞

善曰謂其次毀肌膚斷短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良曰

遷之所刑也極重也善曰謂肉傳曰刑不上大夫此

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翰曰傳謂禮也刑不上於大夫之

表萬人法則刑所以禁小人故不上大夫也士君子不可

以不勉勵善曰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

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

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猛虎

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

漸也銑曰檻圈也穿穿地為坑以取猛獸也搖尾求食謂

故士善本無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



定計於鮮平也也銑曰牢獄也勢不可入者謂形勢不可入

刻也鮮明也言人當自史定計度於未萌以兇於身不可

對於獄史也臣贊曰以為患吏刻暴雖以木為吏期於不

對此疾苛吏之辭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

薄行莖幽於圜牆之中良曰暴露榜擊也圜牆獄也周禮曰以

罷民教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良地視徒隸則正惕息

濟曰徒衆也謙奴也言既被拘繫見衆何者積畏約之勢

也翰曰何為如此者是積累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

顏耳曷足貴乎向曰言人拘繫至此而言不足為辱且西

伯伯也拘於菱里銑曰西伯文王伯長也紂以甚賢畏之

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文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

殷紂曰西伯積善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

伯於菱里王制曰九州李斯相也具於善本作五刑李斯

相秦為趙高譖乃先行劓墨宮割臏等四刑而後大辟是

貝五刑也善曰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

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承

相二世立以即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漢書

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

者皆先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藎其骨肉於市其誅

謗罵詛者又斷舌故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濟曰淮陽韓信

下封信為王後有告信反者上用陳平計偽遊雲夢信謁

帝帝乃令武士縛信而械之陳猶徧也言扭械徧於身也

善曰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因行縣邑陳兵出入



伏罪 善曰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梁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  
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  
敖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  
王且暮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  
之趙相貫高趙午謀殺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  
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  
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厠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  
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  
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  
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反檻車與諸長安高  
下獄曰吾屬為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清 七淨切善  
之王不知也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清**

室 向曰絳侯周勃也呂后崩諸呂欲危劉氏勃盡誅之立  
文帝五伯古之齊桓公晉文公之輩言絳侯權勢傾之  
言盛於彼也後有告絳侯謀反者遂囚於清室清室囚人  
所也 善曰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  
文後勃被囚已見李陵答蘇武書漢書音 魏其大將也衣  
義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

赭 善本又 關三木 魏其大將也衣 魏其大將也衣  
有衣字 關三木 魏其大將也衣 魏其大將也衣  
關穿三木謂桎械枷也三木在項及手

足也 善曰魏其侯已見季陵答蘇武書周禮曰上罪桎  
拳而握應劭漢書注曰在手曰桎兩手同械曰拳在足曰

桎 韋昭曰桎兩手合也 桎 季布為朱家鉗奴 齊曰季布任  
音告季音拱桎之栗切 季布為朱家鉗奴 俠有各項籍

使為將數窘漢王 漢王求之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髡鉗  
之賣於朱家也 善曰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

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  
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

計布計之迺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  
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

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  
上言之滕公許諾侍問果言如朱家事上乃赦布召見謝

拜即 灌夫受辱於居室 濟曰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  
中 灌夫受辱於居室 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之灌夫

為丞相所怒乃縛之以其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居室田蚡  
所居之室也 善曰漢書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為太僕

時坐與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從為燕相及竇嬰失勢兩  
人相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

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侯帳  
具將軍且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洒掃



帳具自且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夫不憚夫乃自往迎之蚡尚卧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失行酒至蚡蚡半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兒女曹啣耳語蚡謂夫曰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胃何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縛罪也籍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置傳舍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刻灌夫置坐不敬繫於居此人皆身至王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官今守宮也

**侯將相聲聞鄰國**伯下至此人謂上從西**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翰曰罔言不能引志史列以自裁毀兇在於拘執之中此古**由****此**今一理人亦何在於不辱也塵埃猶拘繫也安何也**言之勇怯勢也疆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向曰勇怯疆弱皆形勢也勢疆

則勇形弱則怯此亦人情共所知亦何怪也**善****夫人不**曰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能早**善本有**裁繩墨之外**銑曰言不能自裁早至亡**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濟曰不能早

墨而稍遲疑則至鞭杖欲**古人所以重施刑**善本有**大夫**引節槩此不亦遠於知幾**者殆為此也**良曰重猶難也言大夫明於事理**夫人**善本**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字

**有所不得已也**翰曰至於感激義理者則不貪生念顧者念父母顧**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妻子也

**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向曰言父母兄弟已喪無可念矣善曰言已輕妻**且勇者不必死節**故曰勇者不必知義理子故反問之







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左兵失明厥有國語怒而踈之平病聽之不聰作離騷經

良曰左丘明也失明謂無目也厥其孫子臏忍脚兵也善曰漢書曰國語左丘明著失明未詳

**法修列臏** 齊曰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既事魏使人召臏曰臏也因此時皆呼為孫臏修作列美也善曰史記曰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臏乃陰使人召臏臏至涓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斮其兩足而點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臏臏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輕車中主為計謀田忌從

**不韋遷蜀世傳** 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

**呂覽** 論十二紀名呂氏春秋而代傳讀之言覽者謂八覽六善曰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楚有

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常皆下士嘉賓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受其厚遇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著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毐實非官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徙處蜀飲**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韓非入秦為李斯毀之鳩而死

餘萬言秦王悅之此乃書奏秦王後李斯方毀之下獄非囚而後作也遷但取比類以有才不見用而遭刑也善曰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末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



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  
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  
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詩三百篇大底  
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  
指賢聖善本作發憤之所為于作也向曰底致也言詩三  
賢聖發憤之所為也善曰論語曰詩三此人皆意有所  
善本無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翰曰述往古  
事思來者以作戒也善曰言故述及善本作如左丘無  
往前行事思今將來人知已之志  
目孫子斷管丁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榮以舒其憤思垂空  
文以自見濟曰策即兵法也言身遭刑餘不堪為用是垂  
見已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濟曰遜順也言我不  
情自託憤思於不才之辭無能猶不才也善曰論網羅天  
語子白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

下放失舊聞向曰言網羅天下放棄亡失之略考其善本

事綜其終始銖曰考量綜理也言所述史記稽其成敗

興壞之紀翰曰稽考壞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翰曰軒轅黃

武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

十篇亦欲以究天地善本作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

言濟曰史記凡一百三十卷向曰究盡也謂人事成草

創未就會遭此禍良曰草創制作遭逢也言惜其不成是

以就極刑而無愠色銖曰當被刑時惜所述作未成故就

僕誠已善本作著此書藏之善本作名山良曰言當時無

故深藏傳之其人通邑大都濟曰其人謂若知音人者通



善曰其人謂與已同甚者也則僕償前辱之責良曰償還也遷取辱前刑負責於國今史且成

可以還於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向曰雖萬度被刑然此可戮亦無悔恨矣

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銑曰俗人不知難為言之且負下未易居下

流多謗議銑曰且負忠義之節而為臣下者其地不易居下流至賤左有邪佞多生謗議君則信也

日負累之下未易可居論語僕以此善本語遇遭此禍善

無遭字翰曰此語忠義之語論李陵功也重用為鄉里所戮善本無笑翰曰

以辱笑是一也為鄉黨辱笑是重也戮辱也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

母之善本無之字立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銑曰垢穢也是以腸

一日而九迴翰曰憂思迴復於心腸居則忽忽若有所亡

出則不知其所往銑曰忽忽愁亂貌亡失也不知所往憂

日衛有惡人焉曰哀驗佗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每亡也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

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良曰斯恥謂被刑也身直為閨閣之

臣寧得自引善本有於字深藏巖穴邪濟曰閨閣臣故旦從俗

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濟曰隨時吉凶高下以生也

謂小人也言將順從與之通游焉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

惑聖人之戒也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字善本有僕私心刺

力割繆密救切善乎向曰刺戾也繆誤也今雖欲自彫琢曼

音辭以自飾銑曰曼美也如淳注同善曰戰國策

於俗不信銑曰雖欲自飾其美恐祗善本作足取辱耳良

也耳辭要一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翰曰遷自言及死後名譽流於千載也要及也



書不能悉意故

善本無故字

略陳固陋

翰曰固猶鄙也

謹再拜

### 報孫會宗書一首

楊子幼

濟曰漢書云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也為常侍與太僕戴長樂相失詔免為庶人

惲既失位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惲見廢內懷不服其後有日蝕之變人告惲驕奢不悔過日蝕之咎此入所致下廷尉按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惡之遂腰斬之善曰孫會宗與惲書諫諫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乃作此書報之

惲材行朽

善本作朽行二字

穢文質無所底

音旨銳曰底致也善曰論語曰文質彬

彬然後君子包氏曰彬謂惲父敞為丞相也常侍散騎宿衛官人也故此言之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翰曰先人餘業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向曰霍雲

謀反惲覺之霍氏伏誅此曰時變也惲以此有功封平通侯善曰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為

平通侯 終非其任卒與禍會

良曰非其任者謙也禍會謂見廢也卒亦終也

足下哀

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

銑曰矇暗督正也所不及謂智所不能及善曰爾

雅曰督正也

然竊恨足下

善本有不字

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

之毀譽也

濟曰惟思也猥猶曲也言其深思事之言鄙陋

言鄙陋

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

翰曰謂會宗曲隨毀譽有書見責惲故言鄙陋愚心以報答此

理又如逆會宗指意以惲為文飾其過善曰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已之過論語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安國

曰文飾其過不言實也

默而息乎

善本作默而自守

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

義翰曰若默息不言則違孔子各言爾志之義善曰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敢略陳

其愚唯君子察焉

向曰君子

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



人銑曰謂父敵為丞相也朱輪以丹漆塗車轂十人位在

列鄉爵為通侯摠領從官與去聲聞政事良曰通侯諸侯也

長與聞國家政事善曰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曾不

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翰曰建明也言不能有所

德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僚音望向日

輔正也言又不與羣僚同心已負竊位素飡之責久矣銑

并力助朝廷遺忘闕失之事善曰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

竊偷也素猶空也言不能宣化輔遺是偷安官位食天子

之祿也已負此責久矣善曰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

歎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毛懷祿貪勢不能自退善曰君

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懷祿貪勢不能自退善曰君

子不安貴位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良

不懷厚祿變故口語謂見廢也惲禁在北闕不在常禁人之所謂帝

宮內善曰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上章

者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當此之時

法罰之楊惲上書遂幽比闕公車門所在也

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濟曰夷殺塞止也善曰史記曰

將軍塞責豈意善本無得全善本有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

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音

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于地惟思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向日游無欲之道善曰史記

也忘小人全軀悅以忘罪銑曰軀身也忘罪謂悅樂忘昔日

憂以全吾軀兮竊自思善本無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

以沒世矣良曰沒是故身率妻子勩力耕桑善曰國語曰

灌園治產以給公上濟曰治執作也公君也以給君上之

賦稅謂免官為庶人故也善曰蘇

林漢書注曰充不意當復用此以善本無為譏議善本有

縣官之賦歛善本有



曰言不意會宗以治產業起宅  
室以財自娛為譏謗之議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

不善本作弗字禁者故雖聖人弗可禁也故君父至尊親送其

終善本有也字有特而既錄曰既盡也言君父至尊然臣親送

喪善曰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臣之得罪已三

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善曰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

日夏曰嘉平殷曰清祀烹羊烹魚烹斗酒自勞良曰憚自謂

其終有時哀盡況我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之作多所家本

秦也能為秦聲翰曰謂作樂也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善本

字土為之鳴鳴聲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樂器陶

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甕扣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

秦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其日

田作也南山陽地而膏腴以喻其君良曰喻朝政亂也

銚曰一項百畝也喻百官也蕪豆莖也言百官無才若豆

零落不實空有莖而無益於時用也善曰張晏漢書注

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項百

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

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諛諛也臣贊曰田彼南山蕪穢

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項豆人生行樂耳須富

貴何時待富貴職位亦何時也言不可求之是日也拂

衣而喜奮袖低仰善本作頗足起舞向曰奮舉也誠淫荒

無一善本無度不知其不可也銚曰樂之極也不知此憚

幸有餘力善本作祿字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良曰糴其



之事汚辱之處賈賈賣也豎小人下流

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翰曰我在下流之中眾人毀聲

善曰言處下流雖雅知暉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

向曰雅知者謂會宗也言會宗猶復隨口如風之靡草亦

何求稱善之譽也謂會宗書教其求譽之故乃答之善

曰楚辭曰世從容而行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

化人善本作善本字者善本作善本字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善本

有之困乏者庶人之事也鏡曰董仲舒對策文也求仁義

下此大夫之意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

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

者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翰曰大夫庶人道不今子尚

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濟曰謂復為庶人也善

謀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

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良曰西河

也魏文侯所興段干木田子方皆清素節槩之人言會宗

常得其遺風知去就之分理凜然高遠貌也善曰史記

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田項者足下離舊土善

謂去西河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善本作善本字舊壤子弟貪鄙

豈習俗之移人哉向曰昆戎西戎也其人子弟多貪鄙之

習子之風而移其人心平言我志亦不可遷也善曰毛

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

戎也言豈隨懷安貪鄙於今乃覩善本子之志矣方當盛

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翰曰勉疆旃之也言願子疆為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

翰曰是書與魏太祖曹操也會稽典錄云盛憲字孝章會稽人也漢末為吳郡太守孫策定江東以憲江東首望恐人歸之囚禁欲殺之故融作書論之欲使曹公致書於吳以救之書未致已誅矣初盛憲為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憲以為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外堂見親也善曰與魏太祖真預會稽與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推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榮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善曰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傳毅詩曰徂年如流融茲暇日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向曰公曹也始滿五十過二謂

五十二善曰公謂曹操言公海內知識零落殆盡號曰零年始滿五十融過於二歲也

殆近惟善本有會稽盛孝章尚在善本作其人困於孫氏

妻孥湮沒良曰孫氏謂榮也孥子也湮沒謂喪亡也善曰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爾妻孥孔安國尚書

大傳曰單子獨立濟曰無右臂曰子言孤危愁苦若使憂

能傷人此子不得復善本無求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

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取之翰曰齊相公也時相公

者必救之不救則取弱也言曹公雄霸比於相公欲使救

盛憲於吳故云此善曰公羊傳曰刑亡孰亡之蓋狄滅

也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相公諱上無天

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

取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向曰孝章命不斯於

下談文史之士皆依倚

而身不免於幽執善本作

命不斯於



且夕銑曰幽執囚也不期是善本無吾祖不當復論損益

之友而朱楊所以絕交也良曰吾祖謂孔子融是二十一

著絕交論譏時人澆薄於交道也言今孝章有此困厄若不救之是無損益之友而有澆薄之譏善曰論語子曰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吾祖即謂孔子也漢書曰公誠能馳

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濟曰一介謂單使也長八寸曰咫

善曰左氏傳晉行人子負對鄭王子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善本作矣字向曰今之少

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皮柄切善孝章翰曰平議也言譏

孝章要一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也銑曰要盛

列也孝章雖為少年謗議然盛為有天下大賢之名九州

牧伯皆共稱歎善曰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

貢金九牧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

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良曰昔者燕君好千里為以

請以三月得之而駿馬死矣此人以五百金市骨而還君

大怒其臣妄費金也其人曰且駿馬之骨若猶市之天下

必知君之好馬後必有馬自至者後一年果至此則非欲

騁道里蓋欲以招遠近之駿足也言孝章縱非賢良可收

天下名望以救之必知公好賢賢人必至而用之善曰戰

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

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齎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

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

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

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

將至矣於是暮年而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

正之之善本無術實須得賢向曰正猶繼也言漢室危亂

位而繼之繼之之術實須得賢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

須得賢人而共佐成之珠玉無蹊胡而定而自至者以人好之



也况賢者之有足乎鏡曰蹜足也珠玉遠在深山廣海且

者有足而君王好之而不來者乎善曰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王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

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

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

往翰曰燕昭王甲辭厚幣以招賢人郭隗說曰大王必欲得賢者至先從隗始王乃為之築臺以師事之是發明

主之至心也於是樂毅劇辛鄒衍等至乃破齊國威震諸侯善曰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

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

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

往鄒衍自齊往嚮善本作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蟹臨溺

善本作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以莫有北首音燕

路者矣濟曰向者郭隗勤誠雖如倒懸之急而王不為解急臨在沈溺又不拯濟則賢士亦將以遠去無有

北向燕路著賴王賢明好賢之至乃得羣賢也引去首向也善曰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

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燕虐其人而王征之人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

燕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善本有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

善本無也字銖曰稱引謂稱引古義自曹公所知而我復云曹公崇厚招賢之義也篤厚也斯義招賢之義

因表不悉良曰言因孝章以表見志不盡所懷也悉盡

###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朱叔元翰曰范曄後漢書云朱浮字叔元沛國人也初光武拜為大將軍幽州牧而王莽時

故吏二十石皆引置幕府多發倉廩給其妻子漁陽太守敢寵聞之大怒以兵攻浮浮作此書

責寵後為大司空坐事賜死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為



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那鄂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淳少有才能頗欲勵正風迹乃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實不從其令淳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兵攻淳淳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慎善本作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

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向曰京城太叔鄭武公少子也

武公夫人姜氏愛太叔而惡長子莊公及武公薨莊公即位姜氏請京城使少子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驕奢不知足且無賢輔乃將欲與姜氏斯襲莊公而伐之莊公遂伐之太叔出奔是自棄於鄭也京城地名太叔號也善曰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其叔段姜氏愛其叔段欲立之丞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

嚴邑也號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己公了呂曰國不堪貳君將

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宁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謂鄆五月辛伯通以名字典郡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

有佐命之功臨人善本作親職愛惜倉庫銑曰伯通彭寵字名字謂聲譽

也典郡謂太守也佐命佐天子命也善曰名字謂聲譽譽遠聞也漢書曰陳遵劉竦俱著名字佐命已見上文而

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翰曰秉執也善曰言朱浮

所以招致賓客者即疑淳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此亦權時救急也

善本作之計乎良曰言寵疑淳以引置王莽故吏而有異滅族自陳說所由起兵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

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翰曰朝廷天子也柱石如屋下柱石



然受重寄之義 善曰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片石  
故若朝廷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  
**匹夫勝母尚能致命一餐** 向曰匹夫勝母皆卑賤無識  
之人言此無識之人有感一

餐之惠尚能致死命以報惠也 善曰左氏宣公二年傳  
曰初趙宣子敗于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對曰不食二日  
矣食之舍其中問之曰官三年矣未知母之有否今近矣  
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靈公比

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攻殺之靈輒乃倒戟以御之又戰國  
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  
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食以  
饋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

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亡 豈有身帶三綬職典  
國以一餐而獲二死士勝母未詳 **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  
銑曰言寵身帶三官綬

良曰言匹夫之類尚感恩惠而寵受天子厚恩深義心生  
背叛也 善曰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  
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  
石以下鴻至前以寵鄉間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

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 **伯通與吏**  
入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

**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 濟曰言其不顏思義  
言辭拜起 豈不厚顏 **坐卧念之何以爲心** 翰曰言豈  
不內愧也 **引鏡窺影** 善本

**何施眉目** 向曰窺見數也言其 **舉措** 善本 **建功何以爲**  
人 銑曰舉措猶進退也建立也言進退自思受王 **惜乎棄**  
休令之嘉名造梟 堯 鷓 夷 之逆謀 良曰休美令善嘉順也  
而後飛以喻 拊傳葉之慶祚 良曰言光武封寵為建忠侯  
逆臣子也 可傳復葉子孫慶善福祚也

**招破敗之重災** 翰曰謂謀逆 **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  
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 向曰言寵為叛逆常高  
論堯舜之義道而不棄

桀紂之惡性 故生死可哀 **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義國恩** 銑曰  
上谷



太守耿向字俠游與寵俱起義心佐光武之命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俠游謙讓善本作屢有降挹之言世祖又曰況字俠遊

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良曰降挹臣伏也而伯通心懷不義自矜恃其功以為高

於天下也自矜功曰伐善曰蒼頡篇曰挹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往時遼東有豕生

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

子之功善本有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白頭豕為奇異

獻之天子翰曰言寵自矜伐其功以為天下第一朝廷之人如寵功者不少亦如遼東之豕自以為為異善曰白

頭豕未詳今乃愚妄自此六國向曰時伯通自號國為燕故自比於昔者六國之時善曰張

晏漢書注曰齊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

百萬銑曰廓開也勝疆也將猶近有也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良曰所

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濟曰幾者假設問辭言今天下廣於六國時而為一家奈何

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翰曰區區小貌結怨天子謂怨臣禮待故怨此而反善曰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此猶河

司馬子反謂楚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此猶河

濱之人善本作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向曰孟

也以一捧之土塞之難矣而人多見此人不知事宜不量其力亦如寵以一小羣欲結怨以敵天下之心也善曰

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方踰焉入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銑

不肖愚也皆歡樂而立忠義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指盛之名於時也世謂時者也

時良曰言寵之叛逆如病者中風而徒狂內聽驕婦之失

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濟曰寵常與妻度計軍國事諛虛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浮密奏寵士微之



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  
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  
止不長爲群后惡法求爲功臣監善本作戒豈不誤哉翰  
寵爲叛逆必見誅戮則爲同時立功之臣指之以爲見惡  
而戒身也實爲誤哉鑒見也善曰或本云求爲羣后惡  
法今檢范擘後漢書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  
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  
定海  
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向曰言光武不計私讎寵忽  
逆歸也願留意顧老母幼弟銖曰若叛逆見誅必害老  
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良曰不義而死而爲見讎者  
所快濟曰後見誅斬爲讎者所快也善曰漢書曰寵獨  
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手令作記告城門將  
軍云今遣子密等至舌蘭卿所速開門出勿誓留之畫即  
斬寵頭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  
馳出因以詣關封爲不義侯

###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善曰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

向曰曹洪字子廉文帝從父琳爲之作書報文帝文帝觀其辭知琳所爲善

曰陳琳集曰琳爲曹洪與文帝牋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爲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

善本作

意奢說事頗過

古其實

翰曰破賊情喜放奢侈說事過實賊謂破蜀將張魯也

得九月二十日書善曰

帝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項多事不

能得爲良曰言琳

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銖曰

曹洪

不工爲文辭多令人所歡弄故云自竭其思念使文辭多

帝爲歡也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矣是懼辭多

不可一二粗

祖舉大綱以當談笑

濟曰一二

漢中地形實



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向曰漢中謂蜀也四嶽四方

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何南陸渾縣南彼有精

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善本作揮戟萬人善本作不得進

翰曰彼謂蜀山善曰漢書朱買臣曰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

細網奔兕之觸魯縞古未足以喻其易銑曰駭驚也鯨大

魚網也魯縞細縞也言我軍過彼險固若大魚之破密網

奔兕之觸細縞其破甚易猶未足為喻言更易也兕猛獸也

善曰漢書韓安國曰疆弩之未力不能穿魯縞音茂

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無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

之細者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而罪者不敢拒戰也

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伐

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伐

字常有良曰不義謂逆也言逆臣常有善曰左故唐虞

氏傳叔向謂趙孟曰不義而彊其弊必速

之世蠻夷猾夏翰曰猾亂也夏謂中國善曰尚書周宣

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翰曰言夷狄大國之

荆大邦為讎書云蠻夷猾夏冠賊姦完此斯皆憑阻恃遠

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統曰

之地勢言中庸處之近難以急取也殆近也倉卒謂急速

也善曰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

官豎者莫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

然向曰來命謂文帝書陳被賊妖惑之罪曠蕩威大也豈不信然謂豈不如此也善曰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

凶邪之心肆蠱惑之政天兵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

婢袂反良曰夏殷桀紂也無道所以喪亡苗有苗不歸舜

舜命禹討之扈有扈比威侮五行並為暴亂故以見斃斃

死也善曰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我之所以克彼

率汝徂征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之所以敗也翰曰有道則勝無道則敗克勝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日

商紂也周武王也言若非有道伐無道不然則紂與武王何以不敵也蓋為紂無道故然昔鬼方龔昧崇虐善曰左氏傳關廉曰師

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所聞也昔鬼方龔昧崇虐善本讎凶殷辛暴

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

盟孟津有再駕之役向曰鬼方句奴也龔昧言其自不分

殷辛紂也此三者皆下等也科等也高宗伐於鬼方三年乃克文王伐崇侯武且遷修德武王伐紂至于孟津而還

歸是再駕役難也善曰三科之中此等為下科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

王開崇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

孟然後殪音戎勝殷有此武功焉善本無焉字說曰殪一

然後一服戎衣而勝殷紂成此武功也善未焉善本作有

星流景集颺奮善本作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

焉善本作也字良曰焉何也星流景集颺舉霆擊言疾速也古之聖賢皆積年歲以克敵何有疾速長驅山河之

間朝至暮勝苦今日之盛威也景日影颺風奮舉捷勝也善曰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由此

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翰曰彼謂張

有德則余無道則滅由此見之則張魯固不及下愚之人則又知中才守險不如此則明矣不然猶不如此也善曰

彼張魯也下在中才則謂不然善曰若中才守而求示乃

以為彼之愚稔雖有孫田墨鼂力猶無所救竊又疑焉向

來示謂來書也稔積也孫孫武田田單墨墨翟鼂禽滑釐言來書乃至以為張魯愚積雖有田單奔牛之智墨翟

巧之道禽滑釐之辯無所殺之又將疑此理為不然也善曰文帝答曹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

翟妙機械之巧田單駟奔牛之何者濟曰自發問上文古



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

王還師說曰三仁謂殷三人在朝武王乃還兵也善曰論語

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

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盟津諸侯晉曰商可伐矣武

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聞殺王子宮奇在虞晉不

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宮奇在虞晉不

加戎銑曰官之奇虞之賢臣晉欲伐虞以宮之奇在朝而

之奇諫曰魏虞之表也魏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

唇亡齒寒其虞魏之謂乎弗聽官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

臘矣在此行季良善本猶在疆楚挫謀也銑曰季良隨使臣

良在而不為伐挫止也善曰左氏傳曰楚王侵隨隨使

少師董成關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

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隨為

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

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暨至眾賢奔紉勅三國為墟明其無

注曰季梁隋賢臣也暨至眾賢奔紉勅三國為墟明其無

道有人猶可救也

翰曰暨至也眾賢謂上三仁及宮之奇

不用此眾賢之謀奔紉於外而三國已亡且夫墨子之守

故無道有賢人可救也墟謂立墟無人矣

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

向曰公輸子為

墨翟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城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已盡矣而墨子之守不可入言其有道而妙也縈繞垣城

也械戰軍器名善曰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

見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

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

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

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

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圍之器

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若乃距陽平據石門向曰

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

古關各石門古鎮名並在蜀善曰周地圖記曰褒谷

西有古陽平關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石門在漢中之西

八陣之列向曰據布騁馳也八陣謂孫吳兵法善曰雜

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

曰文陣



曰牝陣五日衝陣六日輪陣 騁奔牛之權向曰田單守即墨城為燕軍所  
攻單乃率城牛千餘頭盡以五色為龍文橫致刃於角束  
葦草灌油括於牛尾火燒之鑿城為穴夜縱牛出壯士五  
千人隨其後牛驚痛而怒奔突燕軍燕人驚亂死傷無數  
善曰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繒衣  
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數  
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  
人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  
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  
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  
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  
十餘成皆復為齊焉乾一肯士崩魚爛哉向曰言張魯若昨  
乃迎襄王於莒法以布行列又用田單之權智何肯潰敗也土崩魚爛謂  
潰敗也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  
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  
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濟曰設令據守之  
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人無有巧拙不由

賢愚則其攻城者皆可攀附而上之則公輸已墨翟之術  
上於朱城樂毅已技齊於即墨矣即墨城名

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向曰不敏猶不

賢智不救無道之國我未之聞於前古也善曰左氏  
傳趙孟曰老夫罪矣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蓋

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一侯切翰曰高唐齊邑也善歌  
善曰歌者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泭今云過故高

唐效王豹之謳歌也善曰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  
而西河善謳縣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按此游睢惟渙者

文當過高唐者效縣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游睢惟渙者

學藥績之綵翰曰睢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績錦綺有  
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間聞

出文章故其繡織絺繡日月華蟲以奉于宗廟御服焉聞

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之善本無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

翰曰我近自入益部乃亦仰司馬長卿揚雄王褒之遺風  
將述文辭也問猶近也子勝猶小子也斐然彊進之貌



善曰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跛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論語曰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輕其家立謂為情靖人是何言歟謂舊日也乃汝也魯人不識孔丘聖人乃云我東家立者吾知之矣言輕孔丘也言汝輕我如家立謂我文辭皆情人所作是何言歟怪辭也善曰郢原別傳曰原遊學詣孫菘菘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立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立以僕為西家夫駮綠驥垂耳於林善本有垆牧善本無鴻雀戢翼愚夫邪

於汙池也良曰駮驥良馬也垂耳謂未效用其力故耳垂也善曰弔屈原曰驥垂兩耳服鹽車爾雅曰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垆垆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列子揚朱謂

梁王曰鴻鴈高飛不集汙池

鳥外廢之下乘也濟曰棄輕也廢育馬所善曰穀梁傳

公曰此晉國之寶也荀息及其善本無整蘭筋揮勁翻向日取之中廢置之廢外廢

蘭筋馬筋節堅者千里足也善曰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蘭筋豎者千里

陵厲清渟顧眄善本作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

於六駮補哉向曰厲高也陵高濤浮鴻也顧眄千里馬也駿乎晨風鷗也六駮馬名善曰爾雅曰晨風鷗也毛詩曰鷗有六駮毛萇曰駮如馬偃牙食虎豹恐猶未

信立言必大噓其也洪白翰曰立虛噓笑也善曰孟康名而實以空為戲也或無立言二字漢書曰趙季諸侍中皆談笑大噓說文曰噓大笑也

文選卷第四十一 終